

中外历史之谜

ZHONGWAI LISHI ZHIM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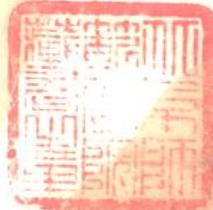
THE MYSTE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HISTORY

湖北人民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94784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中1094784 历史之谜

责任编辑：王建辉
易学金
封面设计：汪 汉

中外历史之谜

本社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汉市新育村 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湖北人民出版社蒲圻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875印张 2插页 246,000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0

统一书号：11106·201 定价：2.15元

编者的话

中外历史上错综复杂的人物、事件，神秘璀璨的文明、文物，常常貌似形象鲜明，实际上却扑朔迷离。勤于思考而又勇于寻根究底的人们总爱提问：“夏代九鼎的下落如何？”“李莲英墓中何以有头颅而无尸骨？”“莫扎特到底是怎样死的？”“扶桑就是古人对日本的称呼吧？”……本书将引读者步入历史长河，去研究思索这一串串问号，一个个疑团。

编者在选编之中，不拘文章长短，注重引人入胜；不论悬案大小，追求科学价值。全书精汇已解或未解的历史之谜六十四题，大致分为世人世事，文明文物，作家作品，传闻传说四大类，大多情节跌宕，迷象丛生，介绍全面，论证有据。其中，有的众说纷纭，各呈异彩；有的证据欠足，似解未解；有的峰回路转，真相大白。读时犹入知识迷宫，其乐无涯，读后更催人掩卷思进，再探迷海，乘槎以穷河源。

本书编辑承蒙各方同志热忱相助，或撰译佳作，或提供资料，谨向作者致谢。至于本书编选是否得当，题头按语是否恰切，编者实无把握，心存疑团，尚请读者慧眼评判。

目 录

MU LU

P ₁	孔子出生之争
P ₄	伍子胥何曾掘墓鞭尸?
P ₉	西施考
P ₁₉	徐福当年去何方?
P ₂₆	农民英雄李顺的归宿如何?
P ₂₉	李师师魂归何处?
P ₃₂	闯王李自成生死谜案
P ₄₀	红娘子有无其人?
P ₄₃	假与真: 香妃与容妃
P ₄₉	林则徐之死与十三行商人
P ₅₄	石达开的结局及其窖藏
P ₆₂	李莲英墓葬与暴死之谜

P ₇₄	民国疑案：徐树铮死于谁手？
P ₇₉	马可·波罗是骗子吗？
P ₈₇	哥伦布疑案
P ₉₀	解开拿破仑死因
P ₁₁₆	“南北巨子”会谈及其以后……
P ₁₂₂	肯尼迪遇刺真相不明
P ₁₂₉	马丁·鲍尔曼失踪迷雾已散
P ₁₃₁	唐宣宗做过和尚吗？
P ₁₃₆	宋太祖赵匡胤之死
P ₁₄₂	老僧？这是皇帝？
P ₁₄₄	顺治帝的“骨灰罐”
P ₁₄₆	疑窦丛生的雍正嗣位
P ₁₅₁	同治帝死亡真相大白
P ₁₅₈	光绪帝猝死莫衷一是
P ₁₆₂	夏代九鼎不明下落
P ₁₆₆	大宁河的神奇悬棺
P ₁₆₉	成吉思汗的真正葬地在哪里？
P ₁₇₁	京师大爆炸之谜
P ₁₇₅	北京城墙谜未解

- | | |
|------|---------------|
| P178 | 影踪难觅的尼安德特人 |
| P189 | 大西洲到底沉睡何地? |
| P193 | 史前巨石文化探秘 |
| P198 | 金字塔奥秘新论 |
| P201 | 玛雅文化泯灭原因何在? |
| P204 | 非洲黑人何时到达美洲? |
| P212 | 令人费解的印加人 |
| P218 | 究竟谁是印第安人? |
| P223 | 诺亚方舟的真真假假 |
| P226 | 亚历山大陵墓迄今难寻 |
| P229 | 何处女护国? |
| P231 | 奥秘莫测的墨西哥金字塔 |
| P238 | 打开神奇的法老陵墓 |
| P244 | 胡拉夫夏宫殿的壁画 |
| P246 | 琥珀屋一失再难得 |
| P254 | 震惊世界的希腊考古大发现 |
| P267 | 古楼兰衰亡新证 |
| P272 | 寻觅“隆美尔珍宝” |
| P283 | 《左传》究竟出自何人之手? |
| P287 | 唐诗人皮日休之死 |
| P291 | 《金瓶梅》是谁所著? |

P ₂₉₅	贾宝玉口中含玉的来历
P ₂₉₇	“彩衣笛手”
P ₃₀₄	达·芬奇罕见全才质疑
P ₃₀₉	世界名画费猜测
P ₃₁₂	莫扎特身后风波
P ₃₁₇	“莎士比亚问题”
P ₃₂₄	莫里哀妻子的身世
P ₃₃₃	《呼啸山庄》的真正作者是谁？
P ₃₃₇	托尔斯泰为什么出走？
P ₃₃₉	辗转流传了三十年的“握手”之谜
P ₃₄₄	疑团：扶桑、慧深和石锚
P ₃₅₇	教堂监狱里的秘密

历史上孔子被尊为圣人。由于史籍记载的模糊和理解史籍的不同，致使孔子的出身问题，千百年来纠缠不清，年轻的读者可能对此不甚知之。

孔子出生之争

1984年，在美国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中，推出了全世界十大思想家，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孔子名列榜首(其他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腊；阿奎那——意大利；哥白尼——波兰；培根、牛顿、达尔文——英国；伏尔泰——法兰西；康德——德意志)！但孔丘这位大思想家的诞生至今却还是个谜！

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记载，“孔丘生而其父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怀疑他的父墓在何地，母亲颜征在不愿告诉他。”为什么要隐瞒呢？这是因为“叔梁纥和颜征在野合而生孔子”。换句话说，孔子也就是古代变相的“私生子”。汉朝的郑玄为《礼记·檀弓》作注时也认为：孔丘的父亲和颜氏野合而生孔丘。“颜征在耻而不告”，孔子自己后来也隐瞒了。“孔丘疑其父墓处，母讳之

也。”此为第一种说法。

古文断句不打标点，同样一段文字会产生不同的看法，这便产生出了第二种说法。清朝雍正年间的高邮举人孙濩读《檀弓》，把“不知其父墓葬于五父之衢”连起来念，“墓”字后面不断句，于是认为：孔丘三岁丧父。后母亦去世。孔子想将父母合葬，但不清楚埋在鲁城外东南部的父亲墓是‘丘’的（即‘浅埋’的），还是安葬深埋的。前者为过渡性的，可以改葬；后者为正规的坟墓，不能改葬了。孔子十分慎重，特地拜访了一位老人——聊曼父，这才知道父坟是‘丘葬’的。于是孔子把父骨迁起来，和其母合葬在防地。根本不存在“母讳之”的问题，孔丘是正规婚姻的结晶，不是“私生子”。为何弄错了呢？孙认为：“自司马迁以来，读者皆以‘不知其父墓’为一句，遂为后世大疑！”

第三种记载认为（见梁玉绳《史记志疑》）：“古代婚嫁的礼品很多。一样礼没有，就被别人说成是私奔、野合。《孔子家语》说得明明白白，颜征在听从父亲意见而出嫁，怎么会产生六礼不备的情况呢？”当然，孔子父亲当时是否因经济原因而缺礼，不得而知。世俗是否因其某礼未备而遂起流言：“孔丘是野合而生的！”总而言之，孔子是不是“私生子”，说不准，都是揣测而已。

第四种记载说明，孔子父母正式结过婚，但年龄相差大了，被时人称为“野合”。《孔子家语》记述：叔梁纥原妻是鲁的施氏，但生的九个都是姑娘，所以他又要妾，生下男孩孟皮。可惜孟皮足有毛病，于是他又向颜氏求婚。当时男人三十来岁称为“壮”；女人十五岁及笄，头发上首次戴簪，才准许

结婚。唐朝司马贞写《史记索隐》时说：叔梁纥老了，颜征在还年少，并不是壮年初笄，所以叫“野合”，谓不合礼仪。可见孔子所处时代人们不赞成年龄过于悬殊的婚姻。

第五种说法是，颜征在向尼山祷告，乞求神灵降给她儿子，当时叫“野合”。犹如突厥巫婆、安禄山母亲向轧葦山祷告而生安禄山一般。“春秋公羊学家，所谓圣人皆感天而生，此即野合而生也。”尼山海拔344米，座落于山东曲阜东南60里（曲阜、泗水、邹县三县交界处），五峰并峙，状如莲花。此山原名尼丘山。孔子“生而首上圩顶”，如尼山之形，故取名孔丘，字仲尼。后来之儒生们为了避“圣讳”，改称其为尼山。此山中峰东麓有孔子庙。庙周围的千余棵古柏昂霄逼汉，皆有枝无叶，形似毛笔，古名文柏。庙前潺湲流动着灵思睿智的源泉——智慧溪。庙内供奉着叔梁纥、颜征在、孔子、孔丘之子孔鲤、孔丘之孙孔伋（子思）的牌位……。是故崔适在《史记探源》中写道：“此文疑本作‘纥与颜氏女祷于尼丘，野合而生孔子。’于尼丘扫地为祭天之坛而祷之。遂感而生孔子，故曰野合。”

第六种意见出自研究中国史的日本学者中井积德的笔下：“史尊孔丘，欲神其事，乃以非礼诬其父母，惑之甚者！”（《史记会注考证》）

孔子到底是不是私生子？迄今众说纷纭，还有待史学家进一步研究。

（唐长胜）

• 3 •

历来的演义小说戏曲传奇均将他
塑造成“鞭尸三百”的旷代大侠，作者
发问——

伍子胥何曾掘墓鞭尸？

伍子胥在父兄被戮后，智过昭关，投奔吴国，导吴破郢，掘楚平王之墓，鞭尸三百，终泄胸中积恨，是一段载诸史籍，传颂千古的历史佳话。历来据此写成的演义式小说与戏曲传奇几乎不胜枚举。人们饱蘸浓墨，将伍子胥塑造成一个忠肝义胆、忍耻雪恨、鞭挞昏君的大侠，通过这个鲜明的典型形象与故事宣泄出对统治者的强烈反抗精神。至于历史上是否确有“掘墓鞭尸”这一幕，迄今为止却并没有任何人明确提出过疑义。其实，只要对诸史细加考辨即可发现，这件事原系子虚乌有。

首先，按《春秋》笔法与义例，凡有乱臣贼子、以下凌上之事发生，莫不口诛而笔伐。孟子曾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滕文公下》）。按此，则楚平王虽听谗信诬，杀戮忠良，是一个典型的昏君暴主，但倘若伍子胥掘其墓，鞭其尸，仍会被《春秋》视为非份无道，大书特书，贬其为犯上作乱的叛

臣贼子。可是《春秋》定公四年对吴兵入郢这件事的记载却极其简赅，仅仅只有五个字：“庚辰，吴入郢。”如此淡淡一笔便透露出定公四年并没有发生“掘墓鞭尸”这件僭冒至极的“暴行”。

其次，《左传》记楚事尤为详备，宋郑樵甚至因此断言：“左氏之书序楚事最详，则左氏为楚人。”但《左传》定公四年记吴兵入郢后的文字也只寥寥数笔：“庚辰，吴入郢，以班处宫。子山处令尹之宫，夫概王欲攻之，惧而去之，夫概王入之。”据此可见，吴兵入郢后，吴国的第二号人物夫概王（阖庐弟）与第三号人物（阖庐子）之间便因争占楚令尹之宫发生内讧，以下臣僚纷起效尤，各按秩等占据楚国宫室，把偌大的一个郢城闹得乌烟瘴气。当时，派出去追歼逃亡在途的楚国君臣的只是少许部队，遇到一个执意庇护昭王的小小随国，便奈何不得，扫兴而归。在这种情况下，吴兵又有何暇费工旷日去为子胥、伯嚭二人钻穴锥埋、掘墓鞭尸呢？何况，如真有此事发生，那么按《左传》惯例，通常也会在传文后照应或补著一笔的。

再次，不论是《国语》之《楚语》、《吴语》，还是先秦诸子，均没有一字一句提及“掘墓鞭尸”。《国语》作为国别史，较多地保持了列国史书记载的原貌和素材，没有给予过多的加工、熔铸。先秦诸子有的生活在吴楚大战当时，有的虽生活于战国中、后期，但因相去不远而对这场大战记忆犹新。但他们中谁也不曾提起或言及这件事。如果不是根本就没有这回事，那么上述诸书保持缄默有意不载岂非咄咄怪事！而且，伍子胥如果真的曾经引狼入室、掘墓鞭尸、淫乱宫闱的话，

那么，不论是当世楚人，抑或是后世楚人，无疑都会笔伐之、口诛之、同仇共忾声讨之。但是遍寻史籍却没有一句这样的记载。另值得注意的是，如子胥果真掘平王之墓，这一举动本身就将辱及先人，何以据文献记载楚人还继续纪念并称颂伍氏先人在楚国的功绩和事迹呢？又，屈赋所涉楚史上的悬疑怪异之事甚多，可是也未有只言片语说到“掘墓鞭尸”事，而尤令人诧异不已的是，屈原在《九章》中反而极其称颂并自拟于伍子胥。《涉江》云：“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惜往日》云：“吴信谗而弗昧兮，子胥死而后忧。”《悲回风》云：“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楚人对伍子胥的倾心颂扬，雄辩地证明了伍子胥没有“掘墓鞭尸”！

传世经籍中最早记载这事的是较诸子为晚的《吕氏春秋》。其《首时篇》曰：伍子胥“亲射王宫，鞭荆平之坟三百。”不过，这里说的还只是“鞭坟”，而不是“鞭尸”。文献中与此记载大致相同的是《春秋谷梁传》。但《谷梁传》与《吕氏春秋》成书均晚于诸子和《左传》。桓谭《新论》认为《左氏》较《公羊》、《谷梁》“为近得实”，“《左氏》传世后百有余年，《公羊》、《谷梁》方作。”此外，《公羊》、《谷梁》二传虽晚至西汉始有定本，但被崇为官学，传授之间难免将当时的儒学信条和民间传闻羼入、附益其中。当然，与《谷梁传》比起来，《公羊传》编造的成分要少一点。例如，《公羊》定公四年除用寥寥几笔附带提到吴军淫乱之事外，主要是围绕着“入郢”阐发其“诸侯不为匹夫兴师”，“吴何以不称子？”等春秋大义，而丝毫未言及伍子胥亲自参加入郢之战和“掘墓鞭尸”一事。此外，《公羊传》虽于史实甚疏阔，但于理却不乏精辟之论，如伍子胥曰：“诸侯不为匹夫

兴师。且臣闻之，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又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固然主要反映了汉人对于处理君臣、父子、恩仇、诸侯之间关系的一般行为准则和道德是非观，但又颇能与春秋时期的一般道德伦理观相吻合。揆诸《左传》，春秋千百余战，除以夺取对方土地、人民为主要目标外，再就是为扶立对方某一公子、帮助对方平定内乱或插足于别国内争以及已方国使被杀等事由而发兵，但却绝未有闻为收容的对方逃臣复仇而兴师的事例。由此可见，“诸侯不为匹夫兴师”确实合乎春秋通义。现在，问题就比较容易解释清楚了，春秋时期既有此通义，而且按《公羊传》所载，伍子胥又曾在吴王面前慨然表白了心迹，他怎么会话音未落便背信食言，乘入郢之机去鞭平王之墓呢？显然，在这一点上，把《公羊传》阐发春秋通义与《吕氏春秋》所载“鞭墓”说揉合在一处的《谷梁传》，难以自圆其说。

史籍中最早而又最明确地记载伍子胥“掘墓鞭尸”事的是《史记》。《伍子胥列传》曰：“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在本传后，司马迁还高度赞扬伍子胥道：“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不难看出，司马迁是极力渲染和塑造伍子胥隐耻雪恨的烈丈夫气概和大侠形象的始作俑者。司马迁为伍子胥单列一传，刻意描叙了其壮烈的事迹，及至东汉，伍子胥进而成为我国最早的演义式小说——赵晔《吴越春秋》中重点塑造

的艺术典型，而“掘墓鞭尸”的情节也被加工、夸张得更活灵活现了。如《吴越春秋》卷上《阖庐内传》载：“吴王入郢上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左足践腹，右手抉其目，诮之曰：‘谁使汝用谗谀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即令阖庐妻昭王夫人，伍胥、孙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马戌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

与赵晔同为越籍人的袁康、吴君高所撰《越绝书》与《吴越春秋》在风格、体例上颇相类似，其书卷一云：“子胥救蔡而伐荆。十五战，十五胜，荆平王已死，子胥将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数之，曰：‘昔者吾先人无罪而子杀之，今此报子也。’”虽也颇为渲染，但却只写到“鞭墓”为止。这反映出“掘墓鞭尸”说在两汉时期虽风靡遐迩，但并未被多数学者所接受，即或象袁康、吴君高这一类学者也采取的是将信将疑、审慎折衷的态度。

笔者认为，“掘墓鞭尸”之所以造说于战国末际与两汉，与当时的时代氛围有很大的关系。战国、两汉是复仇之风炽盛的时代，凡读过《史记·游侠列传》及东汉马援《诫二侄书》，即可概见侠士的社会地位及影响是何等隆重而广大了，被塑造成大侠的“伍子胥”就正好投合了这种时尚。而后世学人又大多笃信“太史公书”，这便是“掘墓鞭尸”说传流至今的原因所在。

(张君)

一入吴宫难再觅，至今浣女自相怜

西 施 考

西施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美女，又是吴、越关系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然而，对于西施其人，历代学者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因陈管见，成此小文，权作引玉之砖。

一、西施其人

西施，又称西子，是春秋末期越国人，系苧萝山下卖薪之女。相传姓施，名夷光，因居苧萝西村，故被称为西施。西施虽出身寒微，但容貌非凡，姝妍冠世，是“天下之美人”^①。就连有时那皱着眉头的病态，也另有一番秀色，为邻里丑女所仿，从而导出“东施效颦”之说^②。公元前485年西施被选入越都后，勾践即以厚礼相待，而越中士民为了一睹芳颜，须“先输金钱一文”^③。经过了三年学舞习礼后，文种受越王之命，把西施、郑旦进献给吴王夫差时竟把此二人称为“天之

①《淮南子·修务训》。

②《庄子·天运》。

③《孟子·离娄下》孔疏。